

## 散文精选

## 割麦的身影

□ 陈白云

此时,麦秆昂首挺立,麦芒怒放,满眼尽是“黄金甲”。有诗人说,那是太阳的颜色。

祖父不看日历,夜观天象,到田边走来,掐一支麦穗,剥几粒麦粒,扔进嘴里嚼一嚼,就知道麦子几成熟。在某个黎明,他从谷堆里摸出一把弯如新月的镰刀,拿出一块中间凹两头翘的磨刀石,接半盆水放在面前,就蹲在院子开始磨刀。祖父磨刀,大家就知道要夏收了。

祖父磨刀的时候,一向严肃的脸上,会露出不易察觉的笑意,有满足,也有欣然。很快,锃光养晦的镰刀恢复了它不露威的本来面目,刃如秋霜,让人生畏,流淌着切割的欲望。劳作了一辈子的祖父,每次磨刀都似在磨自己的人生,时间在他手上一寸一寸地消失。他的腰也弯了,像镰刀把。镰刀把保持一定的曲度是为了让镰刀更加贴近地面,把麦子从大地上分离开来。祖父的曲度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历经无数次的磨练而形成的一种姿态,这种曲度让他越往后越具有张力。

我小学毕业那一年,祖父仍给我一把镰刀。他说,去把地磨亮,你才算真正长大。这意味着,我要和大人一样,参与割麦了。割麦是我们农村孩子的成人礼。

来到田野,不少同龄人昂首挺胸上场了,手握镰刀走向火热的麦地。祖父碰到乡亲,互相打个招呼,就匆匆走向自己的麦田。站在麦田跟前,如面对毛茸茸的金色蛋糕,又仿佛走进金色的海洋,有着安抚人心的力量。

## 亲情随笔

## 用心良苦的“忘记”

□ 李晓皎

印象中,爸爸很爱忘事,不是丢三落四,就是约定好的事忘得一干二净,如今细细品味才发现,一次次“忘记”背后竟藏着爸爸对我用心良苦的爱。

刚上小学时,我不敢独自上下学,爸爸每天接送我。有一天放学,同学们陆续离开,空荡荡的校园门口只剩我独自一人焦急地等待,爸爸的身影却始终没有出现,他竟忘记接我了!从那天起,爸爸隔三岔五就会忘记接我放学,总是等我气鼓鼓地冲进家门,他才猛拍大腿,直呼糟糕,今天又忘记了!终于有一天,我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不满,含着眼泪向他抱怨,爸爸却笑着问我:“那你现在还怕自己上下学吗?”我愣住了,在爸爸“忘记”接我的这段日子里,我已经不知不觉习惯了独自上学。原来爸爸简单的一句“忘记了”,背后竟如此用心良苦。

## 爱如润物细无声

□ 李鸿雁

记忆里,父亲总是沉默寡言,家里的气氛也多是安静的。我一度反感这样的环境,想要逃离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才懂得,那沉默里都是父亲的爱。

面对每天繁重的学业,和不善言辞的父亲,我无处诉说内心烦恼,常常唉声叹气。一个周末下午,父亲带着我去爬山。一条长长的阶梯矗立在前,我正想开口放弃,却见父亲一脸坚定地一言不发地踏着阶梯向上走去,我只得紧随其后。进了山门,只见前路蜿蜒曲折,路旁树木郁郁葱葱,偶尔传来几声鸟叫,我的心也平静下来。虽然一路累得气喘吁吁,却也见到了沿途最美的风景。这时父亲只说了一句话“因为在走上坡路所以很难,但这样才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”。我渐渐从升学的压力中解放出来。父亲一直默默地陪伴我,他没有表达对我付出了多少,没有给我讲空泛的大道理,而是用行动表达他对我细腻的关注。

父亲做事果决,却不武断。高中文理分科时,我与父亲意见相左,冷战了好几天。一天,放学时,意外地发现父亲骑着自行车在门口等候,走近时,他轻拍后座,我注意到上面垫着他的旧衣服,又见他掏出我钟爱的冰糖葫芦。父

## 味蕾间的深爱

□ 梁佳敏

我从小爱吃的食物有许多,但记忆深刻、无法忘怀的却只有奶奶做的菠菜鸡蛋饼。

小时候父母工作忙,经常把我交给邻居照顾,深夜才接回家。奶奶听说后,特地赶过来。那天,她把我从邻居家喊了回来,一进家门便听见我的肚子在咕咕地叫。她来不及放下行李,着急地在包袱里摸索一番,捧出一个牛皮黄色的纸袋。打开纸袋,一缕饭香顿时飘散开来,纸袋里的菠菜鸡蛋饼散发着诱人的醇香,奶黄色的饼上点缀着绿色的菠菜碎,我的眼睛再也挪不开了,奶奶递到我手里,说:“这是我在家里做好的菠菜鸡蛋饼,还热乎着呢,赶紧吃吧!”我接过饼一口咬下去,软软的,很筋道,菠菜的清香沁入心脾,细细咀嚼,一股暖流流进了胃里,心也跟着暖和起来了。

工作后,有一年我辞职了,心情很低落,奶奶听说后来看我。她特意起了个大早去菜市场买来了挂着露珠的新鲜菠菜,一回到家就做起菠菜鸡蛋饼。奶奶把烫好的菠菜切碎和入面粉,发现我家没有电饼铛,就翻出了炒锅,熟练地起锅烧油,倒入面粉,随着手腕的扭转,锅中的面粉蔓延开来,不到两分钟,一个菠菜

鸡蛋饼就出锅了。奶奶一边清洗炒锅一边说:“炒菜锅不光能炒菜,你看,没有电饼铛,用炒锅照样能烙饼。”奶奶不识字,却用实际行动开导了我,让我知道换个角度想问题,或许另有一番天地。

爷爷离世后,我深陷悲痛之中,连续三天食不下咽。奶奶默默地走进厨房,吃力地找出菠菜、鸡蛋和面粉。看着她那忙碌的背影,我察觉到她比以往更加孤独,背脊也愈发佝偻。她的脸色沉重,眼神空洞无神,脸上承载着无尽的哀思。奶奶又开始制作菠菜鸡蛋饼,这次,她特意将面粉调得较为稀薄,说这样的饼会更加柔软,易于消化。饼烙好了,我接过那热气腾腾的菠菜鸡蛋饼,泪水不禁夺眶而出,豆大的泪珠滴落在饼上。奶奶转过身去,轻声说道:“每个人都会有一天,你不用这么难过。”奶奶不善言辞,不会说柔情蜜意的话,但她亲手制作的菠菜鸡蛋饼却是最温柔的语言。

时光荏苒,岁月在奶奶的脸上刻下了痕迹,她的背脊愈发弯曲,步伐也日渐蹒跚,但奶奶的菠菜鸡蛋饼伴随着我成长的每一个重要时刻,成为我心中无法替代的味觉记忆。

时功夫,泛着清香的麦粒就进了仓库。第二天,祖父和我拉了一袋新麦去碾坊磨了面,祖母蒸了一大锅馒头,吃起来弹牙,特别有嚼劲。祖父用粗糙的手拿起一个白胖胖的馒头,咬了两口,鼓着腮帮子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。祖父说,好吃得很啊!祖父居然忘了用他擅长的诗词来表达当时的感受。

父亲说,麦收九成,不收十成落,所以再苦再累,都要起早贪黑抢晴天及时收割,确保颗粒归仓。

还记得有一年麦收时,傍晚从麦田归来,因为疲乏,我随便吃了点饭菜便躺在竹床上。隐约听见父亲和几个乡亲在院子里唠嗑,说即将要夏天,还有后面磨镰刀的声音。

第二天一早,母亲便叫醒了我说,快去田里看看,你爸大清早就不见人影,肯定割麦子去了。小跑到田里一看,我傻了眼,原本还有几亩没割的麦子,现在全服服帖帖地倒在了地上,但看不到父亲的身影。

我急了,四处寻找。就在我停下,喘息间隙,突然听见打呼噜的声音,定睛一看,父亲躺在一堆有点高的麦秸上睡着了。原来,得知要变天的消息,父亲没睡多久便下了地,挥舞着闪亮的镰刀,在月光下割了一夜麦子。

麦收有五忙,割、挑、打、晒、藏,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,不怕苦不怕累的劳动精神,一代传一代。他们弯曲的脊背,割麦的身影,如一把镰刀,始终印在我心里。

年我带爸爸去看电影,回家恰逢爸爸的同事来访,他迫不及待地推荐同事一定要去看。爸爸越讲越激动,干脆站起来模仿电影里的搞笑情节,同事却满脸疑惑。原来前几天爸爸单位刚组织看过这部电影,只是开场不到半小时,爸爸便已酣然入梦。这下轮到爸爸惊讶了,他眯着眼回忆了好一会,竟毫无印象。我忍不住嘲笑爸爸的记性还是那么差,却又很纳闷为什么这次他记得这么清楚。

“傻孩子,因为这次是跟你一起看的呀!”爸爸笑着说,“人一辈子那么多事,哪能都记得,只能记住那些值得记住的呀。”只记住值得记住的事,是忘性大的爸爸教会我的人生智慧。

父亲用他大大咧咧的“忘事”,悄无声息地化解了我成长路上的一个个小困难,就像潮水拂过沙滩,不经意间就抚去了所有的坑洼不平。

## 生活随笔

## 榕树之思

□ 张元丽

学校的榕树,却似那独行的诗人,在春风的吹拂下,纷纷弃去旧叶,宛如舞者在春风中轻舞飞扬。此景,虽非春之常态,却也别有一番韵味。

榕树,以其独特的姿态,立于校园一隅,守望着学子们成长的脚步。它的叶片,轻轻摇曳,随风而落,宛如那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的诗意画卷。每一片叶子的离去,都似在与过往的自己温柔告别,虽带有一丝淡淡的哀愁,却也为新生命的萌发铺设了前行的道路。仅仅一周的时间,榕树便迅速焕发出勃勃生机。嫩叶初露,犹如羞涩的少女,含苞待放,在阳光的照耀下,微微打着卷儿,缓缓展露那迷人的容颜。此刻的景致,恰似那“新叶初开似绿烟”的唯美画面,充满了春天的希望与生机。数日后,那些嫩叶的颜色逐渐加深,如同青涩的少女逐渐蜕变为成熟的女子,展现出更加深邃与丰盈的美。再过一周,叶子已然茂密,遮天蔽日,此时的榕树,已是绿意盎然,宛如一片生机勃勃的绿洲。它们静静地伫立在那里,仿佛在告诉我们:生命,就是一不断更替、不断成长的旅程。

榕树,隶属桑科,别名大青树,四季常青,象征着欣欣向荣、生机勃勃的生命力。无论是街道旁、小区内,还是田间、路旁,都能看到它挺拔的身影。榕树不仅为行人带来遮荫的凉爽,更以其独特的姿态美化了市容,为城市增添了一抹浓厚的绿意。在炎炎夏日,榕树下的阴凉成为了人们避暑的绝佳去处,许多人喜欢在树荫下乘凉、聊天,享受那份难得的清凉与宁静。此外,榕树还能有效减轻路边的噪音,为市民营造一个宁静、舒适的生活环境。

在历史的长河中,榕树也一直备受人们的喜爱与推崇。许多文人墨客都曾用笔墨赞美过它的美丽与坚韧。宋代文学家陆游的《榕》中写到:“绿叶成荫遮日,青藤绕树盘旋。榕树大如盖,牛车可容身。”他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榕树那庞大的树冠,绿叶浓密得足以遮挡阳光,青藤缠绕其间,形象地展现了榕树的雄壮与旺盛的生命力。清代文学家郑板桥则在他的作品中赞美榕树:“万年榕枝叶繁茂,老树根脉纵横交。藤环树身三百年,依依相依发新条。”他感叹榕树历经岁月沧桑,却依然枝叶繁茂,老树根脉纵横交错,藤条环绕,生生不息,展现了榕树坚韧不屈的生命力。现代诗人黄宏发的《榕树》则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榕树的另一番景象:“榕树一缕长枝叶,枝头花雨洒满衣。世间奇景天下有,古树茂盛千秋在。”他赞美榕树独特的叶形和花开时的美景,称榕树为世间奇景,永恒而茂盛,将人们对榕树的喜爱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
望着这榕树,我心生感慨。榕树之落叶与发芽,犹如人生之起伏与变迁。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,亦需如榕树般,无论环境如何恶劣,只要有决心、有毅力,就一定能够扎根生长,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。

## 如花在野

□ 张西云

野花儿的种类繁多,而我独爱一种叫做紫金牛的野花儿。这种野花儿,多开在乡村农户的门前房后。我初见它是在多年前初夏的一天,那日和几位朋友沿着公路驾车随意前行,突然看到公路下有一片狭长的蓝色花海,甚是壮观。于是,我们便顺着道路拐了进去。我们把车子停到路边一个宽阔之处,徒步走进村庄。这个村庄东西有两条道路,南北有数条小巷连接着各家房屋。村子里的围墙都是统一的青砖蓝瓦,上面有精巧的马头墙装饰。每户人家的墙外边都有一片面积相同的长方形空地,四周围有竹篱笆。村庄里的道路和房屋整洁规整,一副新农村的气象。

引起我们瞩目的每户农家门前的竹篱笆里生长的不是蔬菜,而是淡紫色的花儿。刚走在路边看到那片蓝色的花儿,就是村头道路旁紫金牛开出的花儿。我们以为这种花儿是村里统一栽种用于绿化的,询问道路旁边一位散步的老人。老人说这是一种野生的花儿,村里人很喜欢这种花儿,家家门前都有一片地供这种野花生长。老人一边向我们介绍,一边用手指着随处可见的房屋和花儿。随着老人的手指方向,我们看到了在那些农舍旁边一小片一小片的菜地里,摇曳着艳丽的、温柔的紫金牛淡紫色的花儿。

老者说,这种野花儿从春天一直开到夏天。当其他花儿都开放时,这种花儿就凋零了,那时它的种子已经成熟,有的被人们采摘榨油,有的随风飘落,无论掉落在哪里,它的种子都能安静地在尘土中等待,等待来年生根发芽再长出幼苗,开出紫色的花儿。

老人的口气中满是对这种野花的赞许。后来,我也在我居住的村子里发现了这种叫做紫金牛的野花,我还惊奇地发现它是春天大地上第一朵盛开的野花儿。

这种野生的小花,在市区里并不常见,它们喜欢生长在荒野的沟壑边、矮坡下和农村房屋前后空地上。每年初春,其他植物还在沉睡,它就悄悄长出了叶子,先是圆圆的一片,两片叶子,后来长成一棵棵、一簇簇郁郁葱葱,不但覆盖了自家门前的空地,而且还蔓延到邻居门前。几场春风吹过,竟然会长到50、60厘米高,不久便开满了紫色的小花,一棵一棵连成一片,形成花海,蔚为壮观。

村庄道路两旁的空地上长满了紫金牛这种野花,花开的时候单看一朵花只是淡淡的紫色,一旦它们连成一片铺满道路两旁,与农户房屋的四周、院墙的外侧连接在一起就会形成一条紫色的花带,远远望去就像一片精心种植的薰衣草地。这盛开的紫色花带,围绕着、装饰着古朴的村落。那些院墙、村舍因为有了这片紫色愈加清雅雅致,愈加富有田园风味。这片紫金牛开出的花儿凝成的紫色,惊艳了时光,温柔了村庄,吸引着过往的路人竞相瞩目留步。

如今,紫金牛正在村庄的每一个角落茂盛地开放着,随着盛夏的到来它的花儿必将败落。但是,它已经在春天和初夏孕育出饱满的种子,无论是朝霞升起、还是夕阳落下,它的种子同样丰沛、充盈,都能在来年的春天开出灿烂的花朵。

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,就离开了家去外省工作,过年也不回来。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误以为母亲一点都不关心我。直到六年级的暑假,我才从母亲的神色里读懂她对我的深切关怀。

那是我第一次坐长途汽车去看她,下车后我晕车颇为严重。母亲当天特意请假提前回了家,开门边兴奋地喊我的名字。可是进门一看,我虚弱地躺在床上,母亲的面庞立刻笼罩上一片愁云,慌忙放下水杯冲过来抱住我,脸上心疼不已。得知我只是晕车后,脸色稍稍缓和了些,转身就进了厨房煮姜汤给我喝。直到不难受后,她的眉头才舒展开来。后来我们窝在沙发上一起看动画片,她的脸上又有熟悉的微笑。那时虽然年幼,但我还是第一时间就捕捉到了母亲的神色变化,明白了母亲所有的脸色变化,都是因我而起。

暑假结束后,我又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过母亲。直到有一天,我全身起了红疹。反反复复过了一个月,还没好。母亲知道后,立刻请假回家照顾我。一路舟车劳顿,母亲一到家就直奔我的床前,看到我满身都是疹子,满脸写满了担忧。她凑在我耳旁,轻声问我痒不痒。虽然我强忍着摇了摇头,但她认定我是在安慰她,嘴角勉强扯出了一个笑容,眼睛却偷偷地红了。那段期间,母亲一直守在我的床前,脸上再没有了笑容,时常挂着忧郁的神情。直到我康复,母亲微蹙的眉才舒展开,眼神也渐渐有了神采。母亲经常对我笑,但这天下午那个勉强的笑容,一直留在我记忆里,那是一个母亲对女儿最深的关切。

我们又开始了长时间的分离,直到母亲退休后,终于能搬来和我同住。一天晚饭后,母亲兴奋地说买到了甜瓜,还一口一口喂我吃,结果没过多久我肚子就痛了起来。母亲赶紧给我倒热水,眼里尽是担心和后悔,脸色也隐隐透出些慌张。我的肚子越来越痛,母亲反复念叨着就不该切甜瓜,慌乱无措,坐也不是,站也不是,好半天才想起来要送我去医院。医生建议留院观察,我就让母亲留下来休息。母亲却不肯离去一定要守着我。直到半夜,母亲趴在床边睡着了,还紧紧地抓着我的手,我稍微动一下,母亲就立马被惊醒,连忙问我疼不疼。我看着母亲憔悴的神色,越发理解孩子的痛,在母亲那总是要加倍的。

无论是何年岁,母亲的神色间,总藏着对我无尽的关怀。往后的岁月里,我只愿母亲始终神采飞扬,不惧沧桑。

## 神采飞扬

□ 陈婷婷

## 红船

□ 黄柏清

南湖的一艘小船  
在狂风恶浪中  
扬帆启航

满载红色的圣火  
电闪雷鸣黑暗  
驱散迷茫  
送来光明与温暖

满载红色的热血  
澎湃无穷力量  
挺直脊梁  
催生青春与梦想

满载红色的种子  
收获富民强国  
撑起复兴大旗  
矗立世界的东方

